

刘书良 主编
《中国特色专科名医》丛书人物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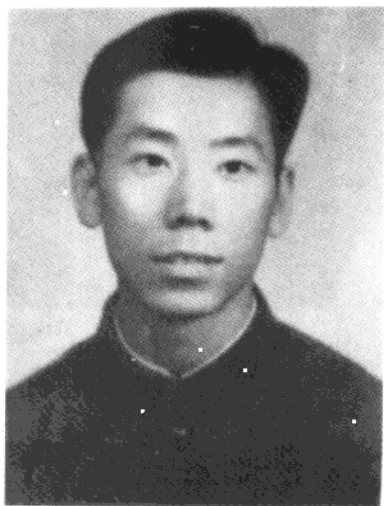
情系大清河

QING XI DA QING H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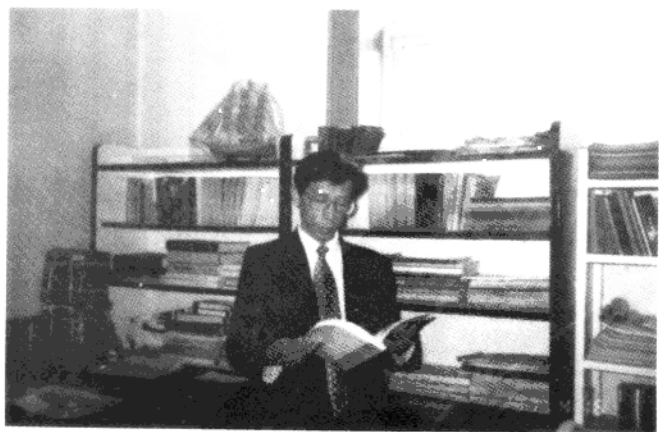
宫永德 著

军事医学科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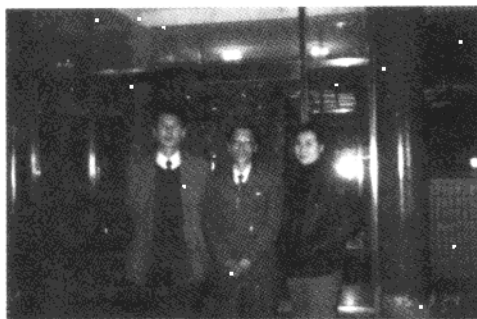


◀ 军旅生涯不是梦

学习永无止境 ▼



► 国际评奖委员会主席
香港科学院院长郭湘泗
为崔永昌颁发金奖证书



◀ 与 河北省中医管理局局长王振邦(左)
霸州市肝病研究所副
所长陶黎云在一起

► 美国国际华夏医学会
副主席阿海陆津为崔永
昌颁发金杯奖奖杯





◀每天他在这里接待慕名而来的患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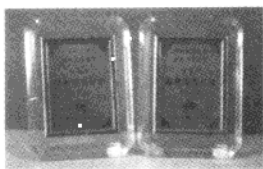
▶崔永昌和印度尼西亚患者合影



研究所一角



◀崔永昌与长城集团
董事长王凯、副
总经理苏明在一起



女儿分享快乐



一分辛苦,一分荣誉

总 序

现在是初秋的一个午夜，审完全书，我才觉得应该写个序。

我与书中的每一个人都很熟悉，我了解他们的生平、性情、家庭、医术以及他们的追求。

他们的音容笑貌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与主人公都来自农村，这就使我们之间的共同话题很多。也萌发了我编撰这套人物系列丛书的构想。人生活在资本社会里，没有钱很难生存，但人生存不是为了得到钱。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不是明白这个道理的医生都能把德行看成重于泰山，把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坑蒙拐骗的医生大有人在，他们昧着良心去挣那么痛苦的患者的钱。民众呼唤法律。听说《医师法》即将出台，这对这些医生（应该说，他们不配医生的称号）不能不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法律制定出来了，就需要所有的医生遵循。这套丛书里的人物是医生的楷模，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实践着医生的称号。

我尊敬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医学实践的成功者，在神圣的医学殿堂里创造过辉煌，在某一专科里有着独到的研究课题，他们的成果在医学界有着厚重的影响，是某一地区甚至在全国都有着很好的口碑。

我与邱天道医生讨论过特异功能存在的形式以及当今这场持续已久的论战的功过是非，讨论过“易经”为什么会在中國响彻上千年？邱天道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我较早相识的医生。他“出道”很早。26岁时就有了极好的名声，假

如不是一次被人釜底抽薪,他的“二等功臣”以及相关的荣誉都会摆在他那个乳白色的荣誉柜里。如今在他厚厚的剪报中还能寻到他的足迹。在他报请第 100 项膏药专利时就计划写他,为一个成功者作传是件善事。

我曾与杨传荣医生就他的专利药品“九二〇”治疗心血管病的药理分析及潜在市场开发有过许多次的交谈。

杨传荣医生来自三河县,他有过美好的少年生活,但他的少年梦想很快就被政治运动的风浪卷走了。听完他的身世我流了泪。一个青年最苦闷的是无处宣泄自己的力量。他二次闯关东只为实现作为人的存在价值。28 岁才把一个姑娘“骗”进自己的新房,与这位叫郑桂春的女性共同撑起了生活的希望,筑造温馨的窝巢。这之后就有“继往开来”的好运,我把它归功于郑桂春。这位老嫂我没见过。作者老杨却常向我提起她,说她有东北人的爽直,也有东北人的义气。杨传荣是事业的成功者,在三河,他已经成为一方的“独特疗法”的中医师。前不久,我们在北京再次见面,因为忙,没说几句话,他就默默地看我忙,不知什么时间他走的,心里觉得怠慢了他,总想帮他做点什么。他在电话里说,你们文人忙,有句话就够了。这让我感动。

崔永昌这位至今还在河北霸州营上村行医的乡医有着很好的文学修养。他是个“笑话篓子”,你和他呆一起不会寂默。他行医,也写书,他的《金匱要略之謎》洋洋數十万字,独树一帜地进行他的评说。我吃惊,竟然怀疑他:“老崔,你懂吗?”那老崔不恼:“我瞎编呢。”

在他面前,我不敢侃文学,怕他钻我的空子。他这人做医生和做人一样认真。我到过他的研究所,坐在他的对面,看他的诊脉、抓药,听他怎样与患者交流。因为他的研究所在霸州

市郊区,信任度就被打了折扣,这位仁兄奉行“好酒不怕巷子深”,很能体谅患者的心态,如果大医院能治好,绝不会跑到河北这么个小县城里来找他。所以,他对患者总是那样眯着笑眼。记得有一次,北京来了一位患者,房前屋后看个遍,就是不相信崔永昌能看好病,既然来了,总该有个结果,忍不住地问:“你能治好病吗?”这话搁谁都会生气,崔永昌不急不恼,说出的话可乐:“我是治一个死一个,你要不怕死,就给你看看。”他说这话时脸上仍然带着笑,说得病人也笑起来。

王素玲是位令人钦佩的老大姐。她名字早已传扬江苏。她创办的医院座落在西楚霸王的故地,远远地就能看见市长亲笔书写的“宿迁市肝脏病防治院”的几个金字贴在四层楼上,很耀眼。如果你到宿迁去找王素玲问一个小孩子都会知道,可见她在宿迁是家喻户晓的。我对她的信任来自一次有意的突然造访。在北京就听说她对早、中期肝癌、肝硬化、肝腹水尤其是顽固性腹水有着奇异治疗效果,这种效果是经过许多患者验证的。肝癌能治好?说心里话,我是不相信的。所以我的突然造访就带着证实、考察内涵的。那天一上午,就有四个肝癌患者出院,患者和他们的亲友对王素玲最好的表达感激之情的方式就是买几挂鞭炮在医院门口放放,买几斤糖在人群中撒撒,为王医生扬名。我问人群中的一个二十多岁小伙子:“你相信王医生能治好病吗?”那小伙子怪怪地看着我,然后笑了起来:“你让我说真话还是假话?”我说当然是真话。小伙子说:“我就是早期肝癌患者,家离这800多里。因为身体不舒服,到医院检查说肝上长了个鸡蛋大的瘤子。治了半年,反倒越治越大。就来找王医生,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天,X光检查只剩下拇指盖大小,因为家里农活忙,就回家边治边养。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也没什么表示心情的,背来

100斤大米,也算一份心情吧。”

后来,我又找了几个人询问,无不对王素玲怀有十二分的感激。一个人用自己的医术救了另一个人的命,这能不感激吗?

王素玲的名声就是这样传出去的。她的医院天天患者爆满就是最好的证明。

我用这么大段文字来讲述他们,是因为他们把我当作朋友,什么话无忌讳我,这让我很是自慰。我与他们都有过长谈,我喜欢他们对我的直露、坦白,我也以真诚的心倾听他们的困惑、烦恼。

我写他们,是因为我深深地理解他们。

我写他们,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黑土地黄土地上。

他们是祖国医学的骄傲。

刘书良

1998年10月18日

目 录

- 第一章 药王庙魂归何处…………… (1)
- 第二章 隔年史话溯大清河而上…… (5)
- 第三章 名医不论家世…………… (9)
- 第四章 我是为母亲才学医的 …… (11)
- 第五章 这是我的第一步 …… (15)
- 第六章 参军 …… (21)
- 第七章 被当成战将点走了 …… (27)
- 第八章 你还知道哪些医学知识 … (37)
- 第九章 医道上,我还是比他深一点 …
…………… (43)
- 第十章 我会再回来的 …… (49)
- 第十一章 军人的理念 …… (59)
- 第十二章 窃书还书,其实都是
读书人的事儿 …… (67)
- 第十三章 险些成了黑专家 …… (73)
- 第十四章 结束了军旅生活 …… (77)
- 第十五章 赤脚医生也不错 …… (81)

第十六章 把治肝病的信息传播出去 …	
.....	(89)
第十七章 我和我的患者	(97)
第十八章 就是为了畅通	(115)
第十九章 东方崔氏神贴	(119)
第二十章 不寻常的合作险些成功	
.....	(123)
第二十一章 治病救人第一	(129)
第二十二章 必须有个结尾	(135)

第一章 药王庙魂归何处

其实,关于药王庙的故事,那个治肝病的大夫崔永昌也讲过。我想,再过几十年,只要看到崔永昌端起茶杯刚要开口却又突然打住的样子,我准保能像当时一样立刻猜出他肯定又要讲药王庙的故事了。当时,他的上唇略带自责地收回到稍为前凸的齿龈上,刚吸进去的烟恰好从齿缝间溢出。他说,你看,我又要讲药王庙的故事了。

作为一种崇高而神圣的隐喻,这座早已踪迹不见的大庙依然座落在崔永昌的心目中。崔永昌说当然记得那大庙当初的风光。自明代建庙以来,香火一直旺盛不断。庙会时,庙门旁边备有火池,盛装燃剩的香根儿。庙会期间,火池常常要清理几次,而香根儿的数目只有数得清星星的人才知道有多少。至于建庙的由来,那只是传说,而传说是可以不说的。

每年的4月15日都要开庙门,过庙会,历时5天。平时的庙门总是关着的,和尚们以及讨药的人均走侧门。这一天,云集庙会者千百人,都跪行到庙中大殿求药。在求药队伍的两旁,全是做生意,玩杂耍儿,或赶来凑热闹的人,黑压压的人头和鼎盛的香火青烟遮没了仲春的阳光。当时尚且年少的崔永昌猜测不出在失望与希望之间,痛苦和幸福到底是否与命运有关?

崔永昌说这都是真事儿,不是故事,是过去的事儿。他说他是指过去药王庙的确有三座庙门,中间的为正门,只在庙会期间开放。门前有四个石夹,固定着这座大庙的辉煌与

威风——迎风招展的旗帜。走进门里，是敲打着大庙的名声的钟、鼓二楼，分立在门的内里两侧。然后是钟、鼓楼两旁的两座配殿，里面供奉着十大名医。崔永昌胆子很小，不敢看庙里供奉的神像。不过他觉得药王庙里供着的十大名医个个面相和善，并非龇牙咧嘴，怒目圆睁。因此当时年龄不大的崔家大儿子根本来不及找什么理由立刻就喜欢上它们了。

大殿中供奉的刘王爷和药王爷儒雅文静，慈爱可亲，一个持银针，一人拈药丸，风宝铜加生金，塑遍全身，被五冬六夏的长风越擦越亮，金光闪烁。多年以后，当崔永昌配伍百草，起炉造药的时候，那个面对药王神医，做着任何成年人都不得介入的痴心狂想的少年的表情，又充填了他整个身心。他当时肯定不会想到自己后来悬壶济世的人生选择竟来自眼前这两位持针拈药的神医的默默感召。

大殿的后面就是禅堂。药王庙的极盛时期，庙中和尚近百人，良田几十顷，可想禅房该有多大。在大庙被毁之前，大殿和禅堂之间偏东的地方，有一棵荫蔽寺院的古柏。树下的和尚常常看不到枝叶间成群的鸦雀，这是它们已栖息了几代的老家，老得原先可以清晰得分辨出鸟儿们是在第几根枝杈上歌唱的耳朵，如今却只能听得出它们那茫茫一片的囁喳了。

和尚坟也有，石碑也有，匾额就更堂皇了。那上面镌刻着圣上的御旨，早先被供在庙门上方，后来被红卫兵当作旧世界给顺手掀掉了。如今还被埋没在荒草中，匾文像雪堆里的死孩子，为浮冰所掩。我想，天不转暖，不解冻，那些不曾见到过它的人，都很容易不明真相。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药王庙被拆了。崔永昌说，如果不从国家对文物保护的角度考虑，他们做得对。他们推翻了物质世界里的药王庙，于是我便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建起了另一

座里程碑，不为别的，只图药王那悬壶济世，救人水火的医家精神永存不息。

第二章 隔年史话溯大清河而上

我想我不能不讲述崔永昌自出生以后便置身其中的人文环境。实际上这并不是非讲不可的，倒是出自我本人的某种惊奇，想知道终究是怎样的人文水土，竟能哺育出在治疗肝硬化腹水方面做出如此非凡成就的人物。

崔永昌习医并非出自世家。后来医道高明时，人们都约好了似的恨不能他真的是出身世家。他们认为只有这样在解决对他的信任问题时才会更容易些。崔永昌说可我的确不是世家出身。我爸是农民，好几十年来身体一直不好。除了我家旁边有座药王庙外，我们家真的没半点跟医药沾边儿的事儿，小时候倒是经常跑到药王庙里玩耍，玩累了一边休息一边仰视着药王遐想，可我终究不能说 I 出身于药王庙吧。

那么，就只能跟洪州、跟营上村、跟六郎堤、晾甲台以及大清河有关了。这些地理称谓都是他的出生地的古地名，有的一直沿用到现在，所谓地杰人灵。在这片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州大地上，崔永昌在把自己的脚步踏实地落下，又踏实地抬起，咏唱着自己时而浑沉低徊，时而高亢激越的人生进行曲。

崔永昌住霸州老堤乡营上村。所以称为老堤乡，可能因该乡有一座大堤，名叫六郎堤。据传为当年杨六郎抵御辽兵南犯中原所造，如今与一片平整的稻田相连，成为稻田蓄水的一座坝。堤上杨柳蒿草丛生，掩没了当年战车萧萧，兵器相撞的厮杀声。在当地人的传说中，关于六郎堤的所知无非这些，但在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需要太多的史实证据的生活而言，仅

此已经足够了,已经足以让他们从这一代自豪到下一代了。

至于营上村,当初杨六郎是怎样出于行军打仗的考虑在此安营扎寨的,我想以一个文人的心思来揣度一代将军的智谋,显然有班门弄斧之嫌,然而崔永昌已名声远扬,出重金聘他坐诊的外地大医院频频相邀,他却雷打不动,坚决坐定霸州城。我也同样不明所以然。

那你干吗不去呀,我不信那么优越的条件对你就没半点诱感力?

我是在霸州长大的,中间虽曾在外地当兵六年,但我从来没有过离开霸州的感觉。六郎堤,瞭甲台,还有我再也见不到了的药王庙,我觉得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它们。他说他始终想像不出来离开霸州他会是什么样子,尽管他曾亲自感受过洛衫矶傍晚的清风是如何的凉爽怡人。

就只是这些吗?

除了个人感情之外,应该还有别的因素,这些因素当然不能排除,我想我还没有伪善到连个人私利都不敢表露出来的地步。

首先霸州这块地方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距天津七十五公里,离北京、保定也各有九十多公里,处于这三座大城市的中心地带。尤其附近的几条高速公路开通以后,交通便捷,把握住了霸州,就等于把握住了京、津、保定这三座城市。这里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家寻求商业胜利的地利所在。虽然我以行医为业,但仍摆不脱市场经济的干预。

至于他是在霸州发展起来的,对这一带人熟路熟,则是另一个不想远走外地的原因了。现在不少患者都知道他在霸州,一旦搬走了,知道他的人找不到了,不知道他的人又不去找他,这就失去了人和、失去人和,显然不是一个高明之举。